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第二十四回 福壽寺僧人盤底細 大同縣門吏鞠供情

話說陶發見人擁著兆琨來到大堂，跪在下面，也隨著眾人擠在面前，以便聽個實信。只見洪鵬程問道：「你們這班狗強盜，一個意思起見，何無人在內諫沮？我看你輕小年紀，倒是快些招來，免得使你哥哥吃苦。」兆琨不等他說完，連忙回道：「公祖說誰為強盜？生員是前任夏國華女婿。由去歲入泮，一向在家讀書，怎麼就我主謀為盜？公祖也要秉公面訊。□載寒窗，巴結了這個知縣，做岳丈也不容易得的，上有天理，下有子孫，做父母官考為的是代人伸冤，不能望著冤枉用刑拷問。公祖說我主謀為盜，究竟何憑何據？不能聽一面之辭，害人性命。」本來兆琨比兆璧膽大，加之口頭又利，句句話皆刺著洪鵬程的心。鵬程聽了這一番話，不由的動怒起來。罵道：「你這狗強盜，自己做了犯法事，還丟別人的丑。前任夏太爺雖然身死，決不致要你這強盜為婿，然則冒充他，還挺撞本縣麼，現有你哥哥的供在此，還去向那裡賴。若是不招，莫怪本縣無情，怕你這兩隻狗腿，當不住刑。」

兆琨道：「苦打成招，這也不是居官的好處。公祖說國華不是我的岳父，現有媒證可憑，那是假不來的，你料我不知裡面的底細，我說你聽。現夏均祥嫌貧愛富，欲想退婚，他父親不是這人。昨日將我誘進來在福壽寺內，逼我寫退婚，我不肯行，故而將我捆起，關在黑暗房中。想出這個主意，買盜扳人害我弟兄的性命，你們這狐群狗黨，就要靠著葉家過一世的日子？我看陽世雖可欺人。陰司也不容逃脫。我華兆琨年紀雖輕，卻是一身清白，不是那些貪官污吏助強欺弱起來。你要我認這番供，半句也沒得。」

你道華兆琨何以如此清楚？只因那福壽寺係夏國華停柩之地，不料被均祥誘來捆在那一間房內。自知陷入計中，心內想道：我拼死這退婚不寫，諒想他不敢將我怎樣。一人睡在牀上，也就不問別事。自己胡思亂想，只望陶五進來將此事回去通報，好請湯德元想法。那知到了晚間，陶五不見進來，忽聽外面眾人喊道：「王大爺來了，請進去坐罷。」又聽那人問道：「夏小爺到那裡去了？華家那個小子可寫不肯寫？」眾人道：「現在捆得那裡，夏少爺被他說了許多話，無法可想，故而把他關在這裡。」

那人道：「何必如此周折，現在縣裡已經說明，還怕他怎樣。既然如此，等我前去葉少爺那裡聽回信去。」這人卻是王活嘴前來討信，這些話被兆琨聽在耳內，方知是葉家瑤云為婚特教夏均祥來做這事。無如被他們捆住，也沒法爭論。到了二更時分，來了一個和尚，勸了他一番，說「雞蛋不必同石頭碰，我是好話。除去夏家女子，何地做不到親，定要與他作對。恐自己吃苦小事，還連累別人，這是何苦。聽說湯先生已遭詭計，鎖在衙門裡面，專等你寫了退婚，方肯將他放去。現在叫人提你哥哥去了，不是我多話，此刻讓些些，等日後功名發達，再行報仇不遲。」說著暗暗叫人送飲食與他吃。兆琨問是何人，怎樣認得我，肯前來照應，和尚道：「我不是別人，就是湯家鎮那個伍員廟的僧人。湯先生是我家的施主，前日聽說你們進城，我就有點不放心，後來問了葉家管家的，方知你們這段事情。我說到了，你自己斟酌，恐怕他們來看見，說我走漏風聲，我要去了。」說畢就走。

此時兆琨方才明白。捆了一夜那裡睡得著，次日飯後，就來了許多人，俱是衙門口裝束。擁進來將兆琨鎖起，說道：「你家哥哥現在堂上受了大刑，供認同你為盜，你還躲在這裡。快些同我們前去，不要裝模做樣的。」那時身不由主，被眾人拖到衙前，卻巧遇見了陶發，告知他兆璧事情，他所以方大喊罵著夏均祥。此刻在堂上又說了這許多話，洪鵬程怒道：「本縣不用大刑，你決不肯招。左右，代我將大刑來伺候。」眾差人一聲吆堂，將夾棍棒下，兆琨看見喊道：「我係在庠生員，既未犯法，且未革去功名，何得輕自用刑？難道不知定律麼？這樣無辜誣良為盜，我怕你這狗官也做不長久。」洪鵬程被他罵得實在難過，不問清紅皂白，就叫人用刑。左右也就與兆璧一樣的辦法，把長衣脫去，露出左腿，套在夾棍小圓洞內，兩旁又威武一聲，一起收繩子。但見兆琨哎呀兩字未喊出口，把臉一變，眼睛一閉，昏了過去。

差人依舊取水噴醒，兆琨慢慢醒來。洪鵬程又叫他認供，他只是大罵不止。說「你受了人家多少賄銀，就忍心害理誣良為盜，現在一件實據沒有，叫我從何招來？」

洪鵬程聽了冷笑道：「你們真不愧是個弟兄，先前他在此也是如此說法，你既然要真憑實證，本縣就把你們對證。」

隨即又叫人將老蠻子提了出來，方至堂上，望著兆琨喊道：「二相公，你怎麼也犯了案？那事是過重了，不能逃脫。也不能怪這老爺追得緊，只因施園長那裡追得太凶，我看你從實說罷。大相公已經認了供了。」兆琨聽了這話，恨不上前將他打死。罵道：「你這些囚犯受了誰人的買囑，扳我弟兄？終久總有個皂白，我華兆琨寧死是不能認供。」

這事頭上有天，你們這狗官如此害民，隨後也要象我華家遭這橫事，子孫亦要為盜被殺的。」說罷罵不絕口。洪鵬程在堂上被他這一頓，怎能忍得下去，把驚堂拍翻，只叫「拿大夾棍來，將你夾死，看你還會狡賴。」說著又夾起來。兆琨仍然痛罵，直罵到昏暈過去方才住口，差人見了這樣，又用水噴煙，才醒轉過來，仍然無供。洪鵬程還要用刑，忽然背後來了一人，說了兩句話，隨即標了監牌，將他送監內，退堂而去。

你道是為何事？只因他審這華家弟兄，王活嘴卻在裡面。先前見兆璧拷出供來，他就喜之不盡。說道：「只要有一人肯認，公事上就好做了。」此時見兆琨絕口不認，反而大罵不止，他怕洪鵬程真把夾死，被親屬告了上控，反為不美。而且湯德元從前日醉倒之後，後來雖將他關鎖在裡面，終不是常事，故請洪鵬程退堂商議。彼此見面，活嘴道：「不料這樣的小孩子，卻如此挨刑。我看既有了兆璧的口供，就可以申詳上憲，也不必送他性命。但將他兩人監禁，待葉家事辦畢，然後再想法開話便了。惟有湯德元如何設法，若是放他，則養虎成害。不放他，就要歸這案訊辦。怕人多口供格外難定，公祖有何主見，好從速施行。」

洪鵬程道：「在小弟看來，到有一計在此。先將湯德元過一堂，無論他招與不招，即將他收禁。叫老蠻子到他家作起驢之說，晚間授意禁卒，叫他如此如此辦法，豈不兩全其美？」王活嘴道：「公祖辦事甚為妥當，但是不過損點陰鷲。然華氏弟兄真是兩個好漢，用到如此嚴刑，滿口尚是硬話，真是世間罕有之人。俗語云：心不偷，涼幽幽。所以他們如此硬法。然亦難說，若不如如此辦法，大事何以得成？」鵬程道：「但是上憲過堂時，還要葉公料理。」活嘴答應辭了出來，回去報信。

且說陶發在堂上聽此審法，方知是夏與葉兩姓共謀暗害，後見被夾棍兩次，恨不能上去替他，急得滿面流淚。所幸末後未認供，將他收禁，陶發也就跟了出來，只恨不能同他進監。好容易等到挨晚時候，衙門內來往的人不甚多了，遂訪到李春家內，預備買囑入監。不知陶發果得進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